



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

阿尔泰莫诺夫、萨马林等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I109.3/1

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

[苏] 阿尔泰莫诺夫 等著
萨 马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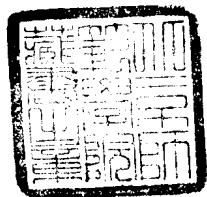
田 培 明等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75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817545

С. Д. Артамонов, Р. М. Самарин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VII ВЕКА

本书根据 УЧПЕДГИЗ, 1958 年版译出

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

【苏】阿尔泰莫诺夫、萨马林等著

田 培 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字数 385,000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书号: 10188·166 定价: (六)1.65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次

序言 十七世纪西欧文学	3
意大利文学	17
德国文学	39
西班牙文学	65
洛贝·德·维加	111
卡尔德隆	151
法国文学	175
绪论	177
拉封丹	220
高乃依	229
莫里哀	277
拉辛	343
英国文学	403
绪论	405
约翰·弥尔顿	443
匈牙利文学	477
罗马尼亚文学	489
南部斯拉夫民族文学	497
保加利亚文学	515
捷克文学	525
波兰文学	533

十七世纪外国文学史

序 言

十七世纪西欧文学

西欧封建制度
的 危 机

十七世纪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剧烈冲突的世纪。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已经产生了。尼德兰革命(一五六六——一六〇九年)和英国革命(一六四〇——一六八八年)给世界作出了这一制度的最初典范。封建主义受到了最初的打击,开始动摇起来,但后来又稳定下来了。要把封建主义彻底摧毁,还需要有一百年的时间。不注意到这个历史斗争是无法理解当时西欧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宏伟发现唤醒了各族人民的觉悟并动摇了中世纪生活的传统标准。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对人类关系所起的影响,是任何一个政权、教派或行星都无法比拟的”^①,伟大的英国哲学家,近代唯物主义的创始者弗兰西斯·培根这样写道。十五世纪末美洲的发现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地球的地理位置的概念。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宇宙的看法。人文主义学者曾加以大力支持的古代文化的复兴,改变了关于人类历史的概念,接着,以基督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世纪世界观也发生动摇了。

^① 见特拉腾堡著:《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第36页。——作者注

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要求科学具有新的敢作敢为精神，作出新的发现和发明。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强了。当时正处在成长和发展中的资产阶级主持着贸易往来并领导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把军队的装备和航海业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懂得科学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际意义，因而积极支持科学家在科学上的勇敢创造精神。自由的劳动市场，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自由贸易对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拥护人类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并支持国家建设（如领土的统一、文化与语言的统一以及消除地方割据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活动家为全人类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崇高目标当然要比资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更为广泛得多，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中，他们首先是同资产阶级及其实际利益联系着的。

欧洲的君主们发现资产阶级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拥护者，因此，他们在十六世纪保护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而且优待艺术家，对于他们大胆攻击教会的行动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甚至连天主教的堡垒——罗马也受到了当时潮流的普遍影响，罗马并不了解，盲目相信自己不可摧毁力量的新思想，究竟会给它带来什么危险。教皇立俄十世^①广为延揽科学家、艺术家和雕刻家，他甚至还敢于作出象“基督的神话”这样一类的戏言。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在某些国家中是以争取宗教改革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英国、尼德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日内瓦和一部分日耳曼的公国都先后脱离天主教的罗马并拒绝缴纳什一税^②。在德国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在法国则燃起了血腥的宗

① 立俄十世，系 1513—1521 年的罗马教皇。由于他任教皇时期普遍出卖赦罪符，引起德国发生宗教改革。

② 什一税，向农民征收的税名。在封建主义时期，征收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维持教会和僧侣生活的经费。

教内战之火。革命的风暴威胁着要消灭封建国家的整个大厦，并摧毁着几世纪来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

封建天主教
的反动

这时，欧洲的君主和罗马的教皇才懂得：他们在玩着怎样的火。法皇法兰西斯一世，这位风流君主和号称开明的“文学之父”首先发动对新思想的进攻。封建天主教的反动开始了，其目的是想使历史开倒车。

一五四二年，由于后来成为教皇（保罗三世）的红衣主教卡拉法的发起，在罗马成立了一个最高的裁判所——宗教裁判所^①。一五五九年，成立了所谓“主教会议”，这个组织的任务在于统制人们的思想，开列“禁书目录”，并加以执行。凡是与天主教精神和宗教性的言辞相违反的出版物篇名都一概列入这个“禁书目录”。直到今天，天主教的罗马还在编制“禁书目录”。我们可以发现，象伏尔泰、狄德罗和雨果等最著名的作家都被列入“禁书目录”之中。

特利登城的天主教徒总会（一五四五——一五六三）承认了罗马教皇的绝对正确，这样就授与了教皇以无限的权力。

一五四〇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承认了耶稣会的新教会机构，这个机构是不久以前由西班牙国王伊格纳蒂·罗耀拉组织起来的。耶稣会这一机构组织极为广泛，在会员之间存在着极为严格的教阶制度，耶稣会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西欧国家的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耶稣会操纵了青年的教育系统，在许多国家内组织耶稣会的学校（甚至连最猛烈反对宗教界的人——伏尔泰也曾在耶稣会中等学校求过学）。

^① 宗教裁判所（来自拉丁语 *inquisitio*，调查、深查），作为一种迫害“异教徒”的警察机构，是在十三世纪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和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时产生和确立下来的。在十六世纪，保罗三世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更进一步扩大了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在罗马成立了最高宗教裁判法庭。——作者注

“谁要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那么除了自己的意志以外，还应当把自己的理智也献给他”，他们这样说道。

封建天主教的
反动对艺术的
影响

封建天主教的反动并没有毁灭文艺复兴的基本成就，但是它却阻碍了历史的迅速发展，在为进步而斗争的战士队伍中引起了极端不安，推迟了封建主义在西欧彻底毁灭的时间，并给被攻击的封建贵族阶级以一定的喘息机会。它引起了人们意识上的分歧，悲剧性的决裂以及精神上的消沉。这种反动扼杀了无数的天才，并使某些意志不够坚决的人误入歧途。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十六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诗人托克托·塔索在创作上的悲剧，就可以理解西欧天主教反动所引起的人们精神状态的改变。

塔索摒弃了古希腊罗马艺术和文艺复兴的世界观而归附于天主教。塔索甚至建立了新基督教史诗的理论。“合乎情理和奇迹两者之间几乎是矛盾的，可是在描绘英雄事迹的史诗中，它们却是完全必要的条件。诗人的艺术就在于使两者结合起来，”塔索写道。“基督教的诗人只有把奇迹归功于神、天使、圣徒或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恶魔、魔术师和小仙人，那么他才能达到这一点。就这方面说来，合乎情理的事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从幼年起就对诸如此类的奇迹时有所闻。这样，新史诗的内容应当只是有关基督教或者欧洲的事物。”

艺术还没有脱离合乎情理的原则。塔索懂得：“奇迹”和“合乎情理”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他希望仰赖人们的宗教感情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各种因素之间就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标志出在西欧各国艺术中称作巴罗柯体的那个流派的特点。但这仅是新风格的外部特征。新风格的内在实质是它的悲剧性的病态感情，支离破碎的情感、文艺复兴的世界观同复活了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之

间的矛盾，后一种世界观是带有阴暗的禁欲主义思想的。但无论塔索、他的同时代人或他们的后代，甚至在死亡的威胁下都没有抛弃文艺复兴的世界观。

塔索的《耶路撒冷的得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一种悲剧性的意图：作者想把两种敌对的、不能妥协的思想——享乐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加以结合。

长诗叙述了基督教骑士在耶路撒冷的功绩。基督教军队的首领布里昂的哥弗雷按理应该首先吸引读者的注意，但是成了读者注意力中心的人，却是一个美丽而温柔、忧愁而轻佻的（从基督教的道德观点来看）女巫亚米达。伏尔泰曾以嘲笑的口吻否定塔索长诗的宗教观点：

骗人的魔术妖言惑众，
塔索实在可恨，
但是为了爱尔米尼亚和亚米达，
我们什么都可以容忍。

大多数读者都对长诗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塔索懂得：他是不可能把势不两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他变得举棋不定了：他一会儿想把他长诗中用来装饰的一切尘世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都删去，一会儿又忘记了上帝，又被洋溢着真正诗的灵感的、描写了爱与美的章节感动得流下泪来。

这在西欧是极为普遍的。在西班牙，天主教徒的诗人卡尔德隆创作了一首人间爱情的壮丽颂歌（《死后的爱情》一剧）。在英国，诗人约翰·唐的诗歌中则把宗教的神秘论和对性爱的歌颂夹杂在一起了。

西欧艺术与文学中的巴罗柯体是由封建制度的危机所引起

的。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创造一种病态的和残缺不全的生活哲学，这是历史上的惯例。悲观主义和绝望是垂死阶级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艺术中具有特殊的美学形式。骇人听闻的事物和灾祸惨状吸引着诗人、艺术家和雕刻家。宗教的狂热（卡尔德隆的《对十字架的崇拜》）代替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对宗教的怀疑态度。上帝变成了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有关人类在这个威严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的主题便成为巴罗柯体的惯用主题了。这个主题所写的有以极端混乱和特殊的支离破碎的形式表现的悲剧性的沮丧感情；有着意赞扬贵族政治、肯定贵族社会的特殊的贵族精神生活；有用夸张雕琢的词藻和与俗语完全不同的“优雅”词汇来玩弄风雅优美的感情；除此以外，还包括对风流人士和遥远的异国情调的赞美欣赏（在意大利的马里诺体、西班牙的贡哥拉派、法国的矫揉造作文学）。所以巴罗柯体的文学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麻醉剂，它引导人们走向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和梦境的世界中去。

十七世纪的
历史意义

如上所述，封建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并不能摧毁历史进步的基本成就。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造，也即从封建割据过渡到统一的国家统治，已在许多国家中巩固下来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法国、英国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已从日益向前发展的人类文化大道上被永远摒弃了。Nullis in verba（虚言不足信）^①的口号已成了新时代科学的口号，口号的涵义是：凡事不可根据言语、文字、权威或猜测出发，一切都须从经验、事实和物质的现实世界出发。这也是封建天主教的反动势力所无法消灭的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

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给科学的实际意义下了一个定

^① 这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一个科学团体——“无形协会”的口号。——作者注

义。他写道：“我们可以取得对生活极为有益的知识，同时还可以发现实际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那种思辩哲学，此外，如果我们对于水、火、空气、星辰、天空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物体的力和作用都了解得如同我们熟悉手工业者的各行各业一样，那么，我们就能同样广泛地运用这些知识，从而成为大自然的主宰。”^①

英国哲学家培根^②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他断言：我们的知识愈广，我们便愈能征服大自然。（“*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在思想上作了深刻的对比。十七世纪是科学征服自然、使自然受人控制的世纪，而十八世纪则是社会改造的世纪。

“在培根和笛卡儿时代，西欧先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需要变得格外显著了。伟大的思想家响应了这个社会需要，他们使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方向，这种方向对自然科学，并通过自然科学对技术，都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但是，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又对西欧先进社会的内部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等级^③在西欧社会的生活中便比以前起着远为重大的作用。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并不适合第三等级这种新的、远为重要的作用，所以第三等级便想消灭这样的社会关系。这种愿望表现在第三等级的思想家创造十八世纪启蒙哲学的工作上。这种新哲学的益处，已不仅限于发展生产力，而且

① 引自笛卡儿著：《方法论》。见《笛卡儿选集》，国家政治出版社1950年版，第305页。——作者注

②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

③ 指法国1789年革命前，无特权的城市及农村居民，多指市民及资产阶级，以别于贵族等级和僧侣等。

也在于改造社会，使之能适应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① 普列汉诺夫这样写道。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在全人类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要使大自然服从于人类的理智。他们还幻想要使社会生活的一切准则都服从于理智（在这个词的高尚和崇高的意义上）。从具体的历史观点看来，后者可以归结为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

十七世纪使思想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前一个任务上。笛卡儿、培根、伽利略^② 等这一世纪的哲学大师都专心研究自然科学，而几乎不接触社会问题。十八世纪则引导了思想界一切最优秀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换言之，即文艺复兴的第二个任务。

如果没有十七世纪的科学思想工作，十八世纪的解放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如此波澜壮阔地胜利开展了。

在西欧各国人民的文学史上，十七世纪标志着辉煌的成就。正是在这个世纪里，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弥尔顿、洛贝·德·维加和卡尔德隆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了人类文化的史册。

十七世纪文
学中的三个
艺术流派

十七世纪文学可以显明地分为三个艺术流派：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它秉承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传统、古典主义以及上面已经提及的巴罗柯体。一切健康、坚强和前进的东西都归附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一切衰颓、消沉、缺乏意志力的现象则都和巴罗柯体相联系。

但是，也不应当把巴罗柯体称为艺术和文学中无艺术性的现象。十七世纪艺术和文学中的巴罗柯体乃是创造出大家公认的艺术

^① 见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1925年版，第58—59页。——作者注

^②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由于证明了哥白尼的地动说，遭到罗马教廷圣职部判罪管制。

术珍品的一种强有力的风格流派。在我们批判地对待巴罗柯体艺术家思想立场的同时,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

巴罗柯体好比是一个病态的儿童,他是由丑陋的父亲和美丽的母亲所生的。从文艺复兴时代的灰烬中掀起的人文主义的古风以及中世纪宗教反动黑暗势力的阴暗的彼世的阴影——这两者便是巴罗柯体的双亲。彼此毫无相同之点的父母所生的儿子是很为特殊的,它的名称本身就暗示了这点(barocco——不正常的,奇怪的)^①。

因此,西欧艺术和文学中的巴罗柯体是由封建制度的危机所诞生的,它同时又是人文主义世界观在封建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危机的表现。巴罗柯体广泛地影响了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的文学界。在这里很难划出任何精确的界线。巴罗柯体最杰出的代表是卡尔德隆。我们可以在高乃依、拉辛(《哥佛利亚》)、弥尔顿、德国的诗人们,甚至在人民作家格里美尔豪生等的作品中找到巴罗柯体的痕迹。

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主义^②秉承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民主主义传统。十七世纪中这个文学流派的光辉代表洛贝·德·维加以自己出色的喜剧的无穷尽的乐观主义力量与巴罗柯体流派诗人的颓废、悲观主义和绝望心理相对立。同时,洛贝·德·维加还扬弃了古典主义理论的“深奥”教条,他为艺术家的自由灵感和艺术家的接近人民而斗争不懈。

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们,讥讽地嘲笑着马里诺派、贡哥拉派和矫揉造作文学派的过尚华丽的词藻,嘲笑他们的“隐喻、粗

① 在葡萄牙,形容词“bapokko”指形状特殊的珍珠。——作者注

② 这一术语一般在科学文献中并不通用,我们用来指十七世纪中既不属古典主义,也不属巴罗柯体,而直接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和美学立场相联系的该部分艺术遗产。——作者注

俗不堪的对比和形形色色无法名状的令人惊异的形象。作家们还嘲讽他们足以使最富有随机应变智能的人都束手无策、穷于应付的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同时，这些作家们还向普通人民大众指出，“任何一个凡夫俗子”都可以给“美妙的作者”证明，他们所有精美文雅的笔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某些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故意选择了“鄙俗的”形式来描绘现实“严酷的”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刻划出人间生活的图画，因此必须考察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国作家查理·索勒尔在其所著小说《法兰西弘的真实趣闻》一书中这样写道。书中除了幽默诙谐的戏语和不少猥亵的双关语之外，还有一些在社会意义方面极为深刻的思想，象“人间的安乐幸福是公共的财富，它不应当作为优先的特权而属于任何一个人”。①

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是在大学的环境中诞生的，因此它必然带有脱离实际的书卷气的痕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屏弃了中世纪的艺术而转向古代，从而奠定了其理论的最早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弱点就在于它把古代经验看作是一定不移的准则，并在一定程度上蔑视了西欧各国民族在中世纪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和民族传统。因此，古典主义无论在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找到适当的土壤，只有在法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才获胜了，并在十七世纪的艺术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布瓦洛制定了古典主义的理论，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则创造了古典主义戏剧的精心杰作。

十七世纪西欧、中
欧、南欧各国民族
历史发展的条件

十七世纪西欧、中欧、南欧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是各不相同的。世界贸易航道的改变对意大利的国内经济有着致命的

① 见查理·索勒尔著：《法兰西弘的真实趣闻》，科学院出版社1935年版，第211，212，196，114页。——作者注

影响。意大利，这个一度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的若干年间欧洲和世界文化的中心，遭到了外国干涉者连续的掠夺侵犯，因此民生凋敝，文化也日渐衰落。所以意大利文学在十七世纪中并没有创造出足以引起其他各国注目的特殊杰出的作品来。只有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最后一个巨子，科学家伽利略还在使世界感到惊奇并吸引了当代知识阶层的注意，但是他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也只得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终于离开了大学的讲台。

封建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胜利。国家仿佛倒退了，甚至连地位日益巩固的资产阶级也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把它让给昔日的统治者——贵族。其原因是由于世界贸易航道的改变而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新条件。

德国大致上也有相同的变化，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给予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以致命的影响。

在文学领域方面，德国在十七世纪也没有为世界作出任何杰出的成就。

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西班牙便在西欧各国中一跃而前了。西班牙夺取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榨取了大量黄金，于是西班牙国家便迅速地富强起来，到了十六世纪成了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然而这种情况持续得并不久。美洲的黄金来源断绝了，在这个时期中，西班牙国内的经济生活及本国的生产都完全破产了（当时西班牙人为了要掠夺美洲的黄金，大家都不想留在国内从事耕种，这样就造成了可悲的后果）。西班牙全部海军，即所谓“无敌舰队”于十六世纪末在英吉利海峡全军覆灭。尼德兰革命（一五六五——一六〇九年）使西班牙在经济方面大伤元气，并使尼德兰北部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这一切终于使西班牙一蹶不振了。